春天的40瞬间
1978–2018

编者按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草原儿女敢为人先、奋发有为，内蒙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起，本报推出《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印记》特刊，回顾改革开放历程中的难忘瞬间，讲述改革开放历程中的生动故事，与您一起见证历史。

减羊增牛战略实施后越来越多的洋牛落户锡林郭勒草原。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摄

草畜双承包制：上千年厚积沉淀　36载薄发裂变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自游牧文明诞生以来，草原民族靠着老天的脸色，逐水草而居。虽说依靠自然的原始生产方式一定程度上有效保护了草原生态，但从本质上讲，也为草原畜牧业赋予了异常脆弱的属性。

回顾锡林郭勒草原的传统畜牧业，说其为一部与自然灾害斗争的苦累史也不过，其中尤以雪灾为重。每逢大雪，必成大灾仿佛成了一个定律。据记载，本世纪以来，1962年大雪灾锡盟死亡42.19万头（只）牲畜；1967年122万5000只牲畜命丧雪灾；历史上著名的1977年雪灾夺走215万只牲畜；1985年雪灾导致50多万只牲畜死亡……

2012年底，连续几场大雪覆盖锡林郭勒草原时，人们不免疑虑：又一场大灾不可避免。然而，总降雪量突破历史极值的情况下，人们却欣喜地发现，不仅没形成严重白灾，反而畜牧业各项指数与往年没有差别。用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额勒苏图宝拉格嘎查牧民胡日查毕力格的话说就是，1982年，锡林郭勒草原开始试行草畜双承包制后，通过30年的探索完善，草原牧人们终于建成了避灾性畜牧业，老天的脸色已不再是检验畜牧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

时至2018年，试行草畜双承包制已过36年。在这36年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牧民思想观念的解放，锡林郭勒草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月中旬，沿着历史的足迹，记者走进了草畜双承包制第一批试点嘎查之一——额勒苏图宝拉格。

50后牧民靠老天养畜：他们是草畜双承包制的亲历者，也是真正从游牧转向定居的第一代牧民

生于1954年的牧民胡日查毕力格这一辈子最高兴的一件事儿就是第一次往家里赶属于自家的羊群。

“那是1982年4月25日，一大早嘎查领导骑着马来家里通知说要给牧户分牲畜了。我正在喝茶，放下茶碗就赶了过去。”胡日查毕力格老人对于36年前的这一天记忆犹新。

80年代初，锡盟根据中央关于农村牧区工作的连续3年3次1号文件精神及自治区搞好农村牧区改革，推行草畜双承包生产责任制的统一部署，于1982年开始对牧区落实了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像一把金钥匙，为广大牧民开启了大干快富的大门。

而胡日查毕力格老人所在的额勒苏图宝拉格嘎查作为第一批落实草畜双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嘎查，在锡盟率先把牲畜分给了牧民。

当时胡日查毕力格家按3口人分得66只羊和8头牛。“往家里赶的时候那个兴奋劲儿，真是无法言语表述。头一天还记着分，最多能挣个1块多，这一下就有了这么多属于自己的畜群，真的感觉和做梦似的。”在老人的记忆里，当时，牧民们只要见了面，就齐夸党的政策好。1983年的春节，有的牧民在自家门前贴上大红对联，写道：牲畜分到我的家，老婆孩子有钱花，横批来个党的政策好。

1985年，胡日查毕力格家的8头牛增长到了42头。正当小康生活向着勤奋的一家人招手时，冬天的一场雪灾夺走了他家一半牲畜。1986年春天，意识到传统游牧方式弊端的胡日查毕力格自己动手打土坯，盖起泥土结构的蒙古包，过上了真正意义上的定居生活，家里的牲畜最多时达到500多只羊，50多头牛。

草畜双承包制的实施，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牧区的生产方式，还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牧民们激情万丈地向着美好生活大步迈进。胡日查毕力格就是锡林郭勒草原上第一批开上私家车的牧民之一。从1991年购买第一辆北京212吉普车，到现在经过老人的手倒腾过的车有十几辆。

1978年，苏尼特左旗牧民的生活。（资料图片）

80年代初期苏尼特左旗牧民的冬营盘。（资料图片）

“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完全靠天养畜的最后一代牧民，恰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春风，过上了好日子。千言万语还是党的政策好。”谈到草畜双承包制带来的变化，老人深有感触地说。

70后牧民靠双手养畜：追求数量扩充，千畜户、万元户成为这代人年轻时最大的时尚

格日乐图生于1971年。1988年，与当时草原上绝大部分孩子一样，初中毕业后，他回到牧区当起了牧民。

而此时，额勒苏图宝拉格嘎查牲畜分到户已过了6年。就在格日乐图回到老家放牧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89年，锡林郭勒草原上牲畜头数首次超过1000万，几代牧民的夙愿终成现实。“那时的草原上，衡量好日子的唯一标准就是牲畜头数。谁家牲畜要是超过1000只，那就是我们草原上年轻一代的偶像了。”健谈的格日乐图打趣说。

正是在这种盲目攀比头数，追求数量扩充的大潮流中，锡林郭勒草原上只要是肯干的牧户几乎个个成了让人艳羡的万元户。“由于草场面积不大，我家的牲畜最多时超过了600只，虽然没能成为千畜户，但是万元户肯定是没问题了。”格日乐图说，草场的大面积退化也是从牲畜头数多起来后开始的。长期以来超载过牧和掠夺性经营导致的矛盾就在1999年彻底爆发了。

从当年冬天的大雪开始连续3年，锡林郭勒草原遭受了雪灾、旱灾、蝗灾、大风沙尘暴等综合性自然灾害。这3年间，格日乐图家不仅花光了积蓄，家里的牲畜也死亡100多只，好不容易挨过了灾害，格日乐图发现家里的草场几乎寸草不生、赤地千里。

为了恢复草场，格日乐图和爱人把300多只羊寄养在亲戚家，两人把草场用铁丝网围封好后，来到锡林浩特打工。3年后回到老家重新拿起了牧羊鞭。

此次综合性自然灾害后，锡林郭勒草原的决策者们把生态保护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保护草原的工程措施，时至今日，仍在为建设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而努力着……

“我们这一代牧民都有靠双手、靠劳动的信念。未曾想，盲目地勤奋劳动让我们这一代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好在有党的好政策的眷顾，我们赖以生存的草场正在逐渐恢复。如果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的话，我们这一代就是历史的罪人了。”一番思考后，格日乐图心情沉重地说出了这么一番话。

80后牧民靠智慧养畜：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文章，大步迈向现代化畜牧业

莫日根是1980年生人。2000年大专毕业后放弃了城里工作的机会，义无反顾回到家乡当起了牧民。

“当我看到曾经美不胜收的草原变成了裸露的沙丘，父辈们的脸上满面愁容，我决定要恢复草场的昔日面貌。”回到草原的第一天起，莫日根就思索着如何才能取得生态和经济双效益的大问题。

他首先把自家5600亩草场分成了4处，1500亩草场当做夏营盘，3000亩草场是冬季营盘，还有800亩的草场羔羊专用，剩下的300亩常年禁牧，用作打草。与此同时，逐年缩减牲畜头数，做好提纯复壮。如今，他家养殖的200多只羊100%都是最优良的品种苏尼特羊，30多头牛也是纯种的西门塔尔牛。

连续十几年注重生态，他家的草场盖度和高度明显要比周围的牧民家好得多。300亩打草场几乎每年能储存1万多公斤草。这在十年九旱的苏尼特草原实属不易。“现在做好畜牧业，最重要的是算好账，在数字上做文章。牲畜头数多，不一定收入就高。要把握好效益最大化的平衡点，合理利用草场。”虽然年纪不大，但说起养畜，莫日根胸有成竹。

2014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我区考察时指出，发展现代畜牧业，一项紧迫任务就是要保护和建设好这片大草原，把保护基本草原和保护耕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锡林郭勒盟在现代化畜牧业进程中，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始终以草原生态保护为前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把增加绿色优质农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着力打造结构更加合理、保障更加有力的农畜产品结构体系，提出并实施了“减羊增牛”战略。2017年，锡林郭勒盟天然草场载畜量近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农牧民收入增速连续5年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我今年的打算就是调整养殖结构，留下100只羊，把牛的头数增加到50头，寻找增加收入和保护生态的最佳平衡点。”莫日根如是说道。

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这无疑给像莫日根一样有远大抱负的新型牧民吃了一颗长效“定心丸”。“我一家的草场再恢复，也影响不了大环境。因此，我琢磨着联合附近的牧民，建立一个合作组织，用共同的力量走上规模化经营，与龙头企业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的现代化经营道路，保障增收的同时，做好生态建设，让我们草原的明天更加亮丽。”莫日根的一席话充满着新时代新型牧民的智慧。

40年物换星移，40年岁月如歌。

在这40年当中，上千年的游牧文明的沉淀因草畜双承包制的实施而厚积薄发，36年的裂变让千里草原绽放最绚丽的光芒。

蓄水后大漠湖城风光。　本报记者　于海东摄

乌海湖蓄水：城市发展进入海天宽阔的新时代

□本报记者　于海东

回首乌海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变化，熟悉了解乌海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乌海湖。不仅因为这片118平方公里的湖水改变了当地的小气候，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乌海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它让乌海实现了由“乌”向“海”的转变，以往人们印象中的煤城开始走上绿色发展之路。

乌海湖是国家西部大开发重点项目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自然形成的库区。作为一座大漠边缘的西北内陆工业城市，猛然间城中出现一片大湖，这对于乌海的意义不言而喻。

乌海湖的形成对于很多建设者都是一生最为重要的记忆之一。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管理局副书记崔浩回忆说，为了建这个枢纽工程，乌海人盼了半个多世纪。2010年4月开工建设，经过3年多的紧张施工，2013年下半年所有蓄水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当年5月25日，泄洪闸过水，5月29日，黄河主流第二次成功截流，从而工程进入蓄水和发电机组安装阶段。

亲自参与工程蓄水的毕可亮是内蒙古大唐国际海勃湾水利枢纽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他记得，当时主体工程已经具备挡水条件并通过验收，库区移民征地也已完成并验收，8月工程又通过了蓄水验收。那些日子，他很忙碌，每天守在工地上指挥。为了蓄水保险起见，此前，泄洪闸经过了反复调试。当一切确认后，才决定蓄水。8月是黄河的汛期月，水流量较大，黄河乌海段流量达到每秒800多立方米。根据准备情况和上游来水情况，工程建设指挥部决定在2013年8月28日进行蓄水。

当天，黄河流量达到每秒860立方米。上午9点左右，在指挥下，16孔泄洪闸开始缓缓落下，蓄水正式开始。为了安全，蓄水掌握在每天水位上涨50厘米左右的速度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1天。

由于上游的乌海湖大桥正在施工中，这次蓄水的水位只达到了海拔1071.5米，没有达到最高设计蓄水位海拔1076米。但即使这样，在乌海市海勃湾区、乌达区及对岸的乌兰布和沙漠之间仍形成了约40平方公里的湖泊，大漠湖城的风光开始出现。此后，按照工程要求，蓄水的水位不时有升有降进行调节。今年3月，随着黄河开河，上游来水增多，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和自治区水利厅的指示下，乌海湖的水位终于达到了设计的海拔1076米。

蓄水前的3年多工程施工并不是十分顺利，曾遇到很多困难。作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型“沙漠水库”，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管理局工程管理处副处长赵胜利说，由于电站基础地质条件复杂，流沙严重，地面下沉，工程一度受阻，影响了施工进度。但在各参建单位及施工人员共同努力下，还是抢回了进度。他记得，当时施工人员昼夜不停，黄河河道内夜里仍灯火通明。冬季时工程仍在施工，为确保工程温度，就在混凝土浇筑区域内设置了与温室一样的“帆布大棚”，里面用8个大火炉加热保温，室外温度零下15℃，而室内棚内温度是却是零上17℃左右。

市民温德成老人家住在水利枢纽附近，每天到黄河边看工程进展是他的必修课。老人回忆，2013年8月28日傍晚他像往常一样到工程附近散步时，猛然发现枢纽工程上游河面变宽了，此后，他眼见着湖面一天天大起来，长成了一片大湖。毕可亮清楚地记得，随着乌海湖水面的形成，每天都有大批市民来围观，看着湖面一天天变大，人们都兴奋不已。

乌海湖的形成既改变了乌海的气质，也提升了乌海人的素质，更让乌海走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

作为国家资源枯竭型城市，乌海湖的形成为城市的转型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自然条件，特别是为发展旅游业提供了重要支撑。今年，乌海市提出要全力打造转型发展示范区，将环乌海湖开发建设作为旅游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乌海湖蓄水前工程施工场景。　本报记者　于海东摄

2013年8月28日蓄水前黄河流经水利枢纽工程。　本报记者　于海东摄

为了吸引世人的目光，乌海相关部门到全国各地推介乌海，与多个省市签定了互送游客协议，并借助大型国际国内赛事提升知名度，还在酝酿开通与南方城市的旅游航班。随着乌海湖景区设施的逐步完善，乌海湖休闲度假旅游区入选了国家水利风景区和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名单。如今，不仅本地市民时常来休闲，外地游客也越来越多。王晓等50多位浙江、北京游客专门组团来了一次“沙漠看海”游。她们在乌海湖上乘快艇、坐游轮畅游后，又在对岸的沙山上滑沙，仍不尽兴，又从景区租了一辆自行车，继续在环湖公路上漫游。“这里大湖大漠风光与南方的山清水秀风格完全不同，让我们耳目一新，十分自然和原生态。”王晓说。

乌海市一家旅行社负责人乌力吉说，没有乌海湖以前，他们都是把乌海人往外送，自从湖形成后，他们接的外地团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产品也从短线游为主，变成中长线产品更多。

乌海湖旅游的兴起也带动了乌海休闲采摘农业的快速发展。乌海是有名的“葡萄之乡”，由于光照长、昼夜温差大，乌海葡萄可与新疆吐鲁番的葡萄相媲美。同时，乌海的葡萄酒产业也开始形成规模。吉奥尼酒庄位于乌海湖西岸，美丽的景色和香甜的葡萄及葡萄酒成为观光人群的首选。酒庄负责人郝建华说，自从有了乌海湖，酒庄一下子热闹起来，常年来观光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销售比以前有了明显提升。

很多农区居民看到了乌海湖带来的商机，在发展休闲采摘农业的同时，还开起了农家乐，不仅省去了种大田的辛苦，自己腰包渐鼓的同时，也在接待游客中提升了素养。

在乌海湖旅游的带动下，近年来，乌海市旅游业收入年均增长达到25.8%，且呈现逐年递增态势，2017年旅游收入增长更是达到了57%。在文化旅游产业带动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达到41.1%，并且，第一产业实现了与第三产业深度融合。

长河起雄坝，大漠出平湖。虽然憧憬了无数次，但当工程实现蓄水后，眼前壮观的景象仍让毕可亮震撼不已。一望无际的湖水波澜壮阔，已为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工作了8年的毕可亮，亲身感受到了这片大湖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巨大变化。“这是我干的最后一项工程了，作为水利人，圆满了，准备就从这里退休了。”毕可亮说。

蓄水后湖水变清变绿。　本报记者　于海东摄